

唐诗人简史

初盛唐卷

◎ 侯玉梅 著



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
三秦出版社

初盛唐卷

唐诗人简史

侯玉梅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唐诗人简史. 初盛唐卷/侯玉梅著. —西安:三秦出版社,2018.10

ISBN 978-7-5518-1905-3

I. ①唐… II. ①侯… III. ①诗人-人物研究-中国-唐代 IV. ①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235125 号

唐诗人简史 初盛唐卷

侯玉梅 著

出版发行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三秦出版社
社 址 西安市雁塔区曲江新区登高路 1388 号
电 话 (029)81205236
邮政编码 710061
印 刷 陕西隆昌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89mm × 1194mm 1/32
印 张 13.75
字 数 286 千字
版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
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18-1905-3
定 价 56.00 元

网 址: <http://www.sqebs.cn>

导 言

这本书的缘起，就如春树必然会站在春风里。

写一本清晰、易读、靠近史实的唐诗人传记，是我多年愿望。如今，持卷在手，终见月圆。诗人们从时光中走来，他们的欢喜与哀愁，照亮了漫长的晨昏。

初盛唐是中古最后的高华，军强民安之余，经济与文化坚定地对外开放，儒释道并进，科举大行，选才与选官办法明确。年轻人通过读书改变命运，从而参与上层政治，实现天下理想的通道完全打开。那是一个惊天动地的时代，天才如百舸飞渡。

是时代成就天才，还是天才成就时代，这是一个伤感的话题。好在史册记录下那些惊鸿照影。作为天才群体之“唐诗人”，他们留下的神话，经过了千年，是否依旧能照耀世俗与人心？

本书志在解锁封印中的过往，参详考辨唐史典籍中的编年、职官、科举、经济、军事等史料与现当代研究，较为完整地还原出初盛唐诗人的人生轨迹。

唐诗人履历从来残缺，正史和其他历史文献中也有疏漏不实之处；而在现当代，因唐时碑刻墓志等文书的出土，有关唐诗人身世的专业研究精

进。所以，本书兼取古今，尤其重视当代学者对史料辨证后的意见。例如陈子昂之生卒年，两《唐书》不载，海内争议也多，本书经多方比对，最终取韩理洲先生的结论，原因在于其考据最为详实确凿，逻辑清晰完整。再例如，王之涣生平，史料更是零星，本书则取傅璇琮先生结合王之涣墓志铭跋考辨而得出的研究成果。

本册讲述从王绩开唐诗之门开始，到杜甫逝于寒江结束，唐诗人依次在书中出场，他们行走在唐朝的街衢，成为当时社会政治与文化风貌的窗口。

诗人是文化的先锋，他们的怀抱与性情，思考与批判，决定了他们是对社会变迁最敏感的人群。王绩的飘忽、上官仪的无奈、宋之问的真相、刘希夷的枯槁、孟浩然的奔跑、崔颢的转身、李白的迷惘、杜甫的坚持，那些闪烁的曾经，不只是个体偶然的沉浮。

如书中所示，唐诗人一生进退，无不系于朝野风云，他们的际遇，是一个时代里，知识分子整体命运的合影。那些高歌与低吟的诗行，是群体的悲欢。幸运的是，唐诗人被历史选择，他们在成长与遨游中，一步步成就了文学神话，迎来了唐诗的圆满。

本册分为初唐诗人卷、盛唐诗人卷两部分，从唐高祖建朔，到玄宗开元之前为初唐，其后至安史之乱归为盛唐卷。两阶段各取典型诗人十二名，按照唐史进程与唐诗流变顺序，为其单独立传。对于其他诗人，择其大要，以合辑的方式列于卷末“摭珠”篇。各章节既独立又相互关联，按目录顺序阅读，可掠影唐朝历史。

安史之乱后，中古盛世不再，政治环境、社会与文化渐变了风貌，理想主义暗淡。那是另外的故事，稍后会另开篇章。

公元 724 年，当李白出川鹏飞九天的时候，他不知道，为了这一天，唐朝已经准备了一百年。百年间，开放与开明的国家政策，昂扬的社会气氛，引千家英灵、河岳风骚汇集到唐朝的原上，际会出万古风流。

而这一切，终归消逝在天宝政治的转型中，终归被渔阳鼙鼓惊散在悬崖上。当杜甫流落于寒江之畔，凄绝于“每依北斗望京华”之时，李白“飞扬跋扈为谁雄”的时代，成为永远的梦境。

忧与忧兮相积，欢与欢兮两忘，在时间的缝隙里，或可一晌贪欢，与诗人同行，走过朝阙与边塞，市井与田陌，经历悲辛与喜悦，苍凉与繁华，看一场云起云飞。

侯玉梅

2017 年 10 月 21 日于沽上

目 录

001 导言

初唐诗人卷

- 003 【王 绩】唐诗的门,在寂寞中打开
- 014 【李百药】悬崖上的变调
- 023 【上官仪】芳华,走错了片场
- 032 【王 勃】穿越的盛唐断剑
- 043 【骆宾王】咏鹅,逐鹅而去
- 056 【卢照邻】君来暴风来,君去凤凰去
- 071 【杨 炯】衣角下的刀锋
- 083 【杜审言】杜甫祖父的纪录片
- 092 【宋之问】不是诗坛“岳不群”
- 108 【刘希夷】哀伤,无关落花
- 116 【沈佺期】律诗的左手
- 127 【陈子昂】幽州台上的叹息
- 142 初唐摭珠

盛唐诗人卷

- 161 【张 说】开元文化圈的设计师
- 173 【张九龄】自古南天第一人
- 184 【王之涣】大隐，隐于盛世
- 190 【崔 颢】上半场黄鹤，下半场西风
- 198 【孟浩然】夫子抱鱼，迷途两世
- 213 【王昌龄】一片冰心在玉壶
- 230 【王 维】初阳、暮云与灰烬
- 250 【贺知章】这一生，都是二月春风
- 258 【李 白】神话，照进了现实
- 298 【杜 甫】圣者，不灭的火把
- 349 【高 适】呼啸的荒原诗人
- 374 【岑 参】唐诗的异度空间
- 398 盛唐摭珠
- 427 参考文献

初唐诗人卷

王 绩

唐诗的门，在寂寞中打开

1

隋唐之际，天下论剑，人人都要求进步。

无功先生，有参与的心，没参与的命。

这或许是一个诗人，最好的收场。

2

王绩，字无功，隋文帝开皇十年⁵⁹⁰，生于绛州龙门，王勃叔祖。

王绩出生时，隋朝刚刚一统南北，隋文帝志在千秋万代，制度与经济是国家建设的重点，君王排斥文艺，此时的文坛不过是前朝遗绪。

仁寿四年⁶⁰⁴，十五岁的王绩西入长安。他不知道，他将走进四十年之巨变，见证天下破立，看尽枯骨与繁花。

此年七月，隋文帝病逝于行宫，隋炀帝杨广即位，开启罪在当代、功在千秋的全套国家级工程。王绩在“大跃进”前夕短暂的华光里，得到了京中重臣杨素、诗坛领袖薛道衡的称道，完成了出场，实现了出名。

隋文帝生前养民而聚财，此时的国家，家给民足。而隋朝的画风转瞬就变了，炀帝修洛阳、修运河、修长城、打高丽，几个项目一起上，农民的日子没法过了，非造反无路可走，各地都揭竿而起。大业十年⁶¹⁴末，王绩在晦暗不明的国家气氛里，应诏举孝悌廉洁科，转年授职秘书正字。

此时杨素与薛道衡都间接或直接死于炀帝之手。杨素之子杨玄感造反，刚被灭了族，三万多人被株连，两京的人心，在震恐的余波里摇荡。而爱文艺的炀帝，却偏偏在此时举国家之力大聚文士修书，王绩以文翰高标，入职国家图书机构秘书省。

作为用屠杀解决矛盾的皇帝，炀帝成功地把恐惧加持到中央各机构。王绩机智地病了，被转去江都扬州六合县做县丞。此时天下大乱，堪比秦朝之末，王绩于是在六合挂冠逃职。他的背后，血色连城。

大业十四年⁶¹⁸三月，隋炀帝杨广在江都为叛臣宇文化及所杀，虞世南、许敬宗、上官仪、来济这些初唐名臣的父兄们，都在此时罹难。五月，李渊在长安建唐帝国，隋朝的灯，灭了。

这是真正的乱世，皇帝遍地，李唐开始了六年的开国之战。文人们在乱世里漂泊，登上的船，决定着各自的收场。虞世南、欧阳询、孔颖达、李百药等文坛名家都被裹挟在未知里，天涯奔命的王绩，写下了《过汉故城》（节选）：

大汉昔未定，强秦犹擅场。中原逐鹿罢，高祖郁龙骧。

历数有时尽，哀平嗟不昌。君王无处所，年代几荒凉。

在昔高门内，于今岐路傍。空城寒日晚，平野暮云黄。

烈烈焚青棘，萧萧吹白杨。千秋并万岁，空使咏歌伤。

韩理洲订此诗写于大业十三年⁶¹⁷六月，炀帝被杀的前一年。王绩吊

古伤今，以秦汉交替比隋末梦碎。终隋一朝，在诗上，南北格调合而不同，此篇烈烈，显然的北地风骚。

一百四十年后，杜甫走过安史之乱的八年战火，写出了惊天地、泣鬼神的连载史诗。而在时间与破坏程度相类的隋唐易代之际，隋人只有零星诗作，孤独地飘荡在废墟之上。纵是被比作庾信再生的王绩，在触目惊心时的迸发，也只寥寥篇章。唐诗之大成，还远在天边。

此年七月，李渊从太原发兵，过王绩之家乡龙门，直捣长安。王绩同乡好友，薛道衡之子薛收，加入了李渊的队伍，开始了真正的创业。而绕道长安回乡的王绩，却没有出现在李家帐下。

游荡的王绩，去了哪里？

3

武德四年⁶²¹初，洛阳决战前夕，王绩来到了河北起义领袖窦建德的帐下。

此时北方的腹地，存三股主要势力：关中唐皇李渊、河南郑皇王世充、河北夏皇窦建德。三国并立，而河南洛阳是东西的门户，必须一战，否则李家只能在秦晋待着，李世民年方二十二，智勇冠于当世，自然要开打。王世充势孤，窦建德揣着三足鼎立的梦，带着十万大军来帮忙。

此时虞世南、欧阳询、魏徵等名臣名家，都奇异地聚在窦建德帐下。在开战之前，王绩突然离队归乡，给帐中好友凌敬留下一句话：以星道推之，关中福地也。

然后窦建德、王世充就败了，中原地区都姓了唐。

世传王绩精通星象，在当时，民间私自看星象是违法的事。乱世里的他，把这个本事，都用在了跑路上。

耐人寻味的是，洛阳决战之时，薛收在秦王李世民帐下，献策破敌，被秦王引为知己。薛收是王绩之兄王通座下门生，王通在白牛溪建民办学校，开河汾学派，初唐众多政治名人听其讲座后，都功成于乱世，而亲弟弟王绩，却在各大战区里游荡，最终成为一个兴废的旁观者。

王绩的一生，是大多数人的一生，志气大却不显坚决，即便写本回忆录，也没什么看点。但是在隋唐豪杰际会之时，王绩凭借飘忽的身段，最后炼成诗坛的异类，怎么着也得寻个究竟。

王通此时已卒于烽火连城，王绩的前途在哪里？

武德五年⁶²²三月，唐皇诏令在京五品以上官员及诸州刺史各举一人入朝。王绩趁机进长安，于门下省待诏。唐立国之初，启用前朝旧臣，王家兄弟们赶上了这个政策。有记载的是，其兄王凝任监察御史，其弟王静任武皇千牛，这是或清要或亲近之职，很说明王家家门不俗。

看看王绩的新工作。

隋唐的政体为三省制，中书、门下两省对掌机密，中书掌皇帝诏敕，门下掌审议封驳，另有尚书省负责执行。待诏不是正式职官名，中央办公厅廊下听招呼的意思。此职虽无具体业务，却有参议上层军政的可能，有一朝登龙门的机会。

此时天下初定，依旧适合立业，但是王绩一直待诏，还得了个“斗酒学士”的绰号。待诏们工资不高，却每天发酒三升，在刚刚开始恢复生产，吃饭都还是问题的北方，也算厚遇。门下省长官陈叔达，曾为陈国皇

子，南方士子的旗杆，因爱王绩之才，又知他豪饮，特批每天给酒一斗。

喝多少酒也难消心涩吧，好友薛收已经功成封爵，而自幼做足了立业准备的王绩，还在半醉里等待。而这样的日子，也走到了尽头。

武德末年⁶²⁶六月四日，秦王起玄武门之变，杀太子与齐王，请父亲李渊去养老，自己登基，是为唐太宗。此年王通的学生们，温彦博、杜淹等纷纷回朝居要职。而风从平地起，王绩之兄，监察御史王凝，弹劾政变功臣侯君集“有无君之心”，事涉重臣兼太宗的舅哥长孙无忌，惹下大祸。

杜淹出场。

御史大夫杜淹虽然人格并不完善，但是在这件事上颇有态度。杜公是王凝的主管，又是王通的高徒，兼与长孙无忌不睦，于公于私于情，杜淹必救王凝。

王凝躲过一难，可惜杜淹年命不永，两年后病逝，长孙无忌寻仇，王家兄弟从此失去政治机会。无忌深恨王家，王通以隋末大儒，河汾学派掌门之名，都不被录进《隋书》，可见王家兄弟在太宗朝的境遇。若再深究，王通的学术核心是“王道”，向其问学之人物遍布贞观政坛高层，有组队入朝之势，这是党争也未可知。

而此时，薛收病逝，陈叔达被贬，王家故人离散；玄武门的政治地震，也还在每个人的回忆里。这些，足以令惯于避祸的王绩再次转身。恰逢同乡友人朱仲晦来访，两人凭诗唱和，是难得的史料，也颇证情绪：

旅泊多年岁，老去不知回。忽逢门前客，道发故乡来。

羁心只欲问，为报不须猜。行当驱下泽，去剪故园菜。

——王绩《在京思故园见乡人问》节选

我从铜州来，见子上京客。问我故乡事，慰子羁旅色。

语罢相叹息，浩然起深情。归哉且五斗，饷子东皋耕。

——朱仲晦《答王无功问故园》节选

这是多年离乱之后，老友间的重聚。在新朝的都城，年近四十的王绩，羁旅无成。而唐初政策养民，战后的家乡已经重建，人物花果件件整齐，能不思归？

从南朝齐国开始，一百多年间，永明体盛行于诗坛，永明体讲究声律，有四声八病之说，总之是诗不自由的开始。兼之宫体诗也横行了百年，香艳旖旎，两相捆绑，诗心与文心已到被形与容左右的地步。

王通在家乡河汾教学，反对这样的写作办法。王绩从乃兄授业，成年后事事无成以致心怀萧索，其诗越发向性情里去，与齐梁诗的态度，拉开了距离。朱仲晦只留下此篇，也足见河汾人士的选择。

而太宗朝的文坛，是陈隋遗老与宫廷诗的天下，国家文学的格局里，不会有王绩这款诗人的位置。于政于文，王绩都是非主流，只有把陶渊明作了榜样。

他二次归隐，被迫回龙门乡下，种了七年地。百代千年，陶公都是逃避现实的榜样，陶公确认自己前途无望，接受了现实，所以采菊采得也踏实，诗也写得不痛苦。而唐太宗的贞观朝，太有煽动性，若无沧海余生的心灰，怎能隐得下去。

陶渊明家门口种了五棵柳树，自称“五柳先生”，王绩能喝酒五斗，自称“五斗先生”，五斗先生能隐得下去么？

贞观九年⁶³⁵，太上皇李渊去世，太宗这一年身体也不好，长孙无忌被长孙皇后劝诫远离政治，无忌实职已辞，只留虚衔半赋闲。转年六月，长孙皇后病逝，李唐，在一连串的国丧里。

年近五旬的五斗先生，出现在长安的街头，再次排队参加选官。

细数史料就会看到，此年温彦博就任尚书右仆射，而尚书省左仆射是房玄龄。作为尚书省正副长官，全权掌控文官选举。此二人都曾师事王通，温家、房家与王家是旧情，王绩或是得到了什么消息。

奇异的是，王绩主动要求去太乐署上班。吏部不同意，因太乐署浊流，不是知识分子该去的地方。可是王才子学问大，选官说不过王绩，也就同意了。实际情况是，当时的酿酒高手焦革，就职于太乐署，王绩是闻着味过去的。

王绩入职太乐署，主要追求是喝酒，并成为太乐署的吉祥物，从此，太乐丞在职场上，转型为清雅的职位，后来玄宗朝的王维，状元及第后，释褐就是此职。

不到两年，焦革夫妻相继亡故，王绩痛失好酒，挂冠而去，这是王绩第三隐⁶³⁸年。而实际情况又是怎样的呢？

实际情况是，贞观十一年⁶³⁷六月，温彦博去世。一年后⁶³⁸，高士廉就任尚书省右仆射，侯君集就任吏部尚书，主管文官选举与考核。这两位都是王家的死敌。而太宗的第一个十年之治，已经过去，尽有四海的皇帝，露出了自负与独断的一面。